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五十九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一

起靈帝中平五年盡獻帝初平元年凡三年

孝靈皇帝下

中平五年春正月丁酉赦天下 是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

飛鵲數月乃銷 二月有星孛於紫宮

紫宮即紫微也匡衡十二星之內皆曰紫宮天子之

宮也 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河西白波谷

帝紀作西河常從之又按宋白續通典河南府

河清縣今理白波鎮無以此谷於孟津為河西歟

寇太原河東 三月屠各胡攻殺并州

刺史張懿

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

刺史威權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

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趾牧以交趾僻遠侍中廣漢董扶可以建禍也嬖

知圖讖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蔡邕月令章句

自危十度至壁

八度謂之豕韋之次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

次魯之分野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趙之分野自畢

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晉之分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

之鶉首之次秦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

之分野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楚之分野自軫六

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

大火之次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

野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自須女二度

至危十度謂之元枵之次齊之分野自壽星天文志用後魏太史令

陳卓所言鄒國所入宿度今亦載之自軫十二度至斗四度爲壽

星於辰在辰鄭分屬兗州自斗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

宋分屬豫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於辰在寅燕分屬

幽州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屬揚

州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元枵於辰在子齊分屬青州自危

十六度至奎四度爲訛訾於辰在亥衛分屬并州自奎五度至胃

六度爲降婁於辰在戌魯分屬徐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

梁於辰在西趙分屬冀州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爲賁沈於辰在申魏分屬益州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鶡首於辰在未
紫分屬雍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鶡尾於辰在午周分屬
三河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鶡尾於辰在巳楚分屬荊州焉
乃更求益州會益州刺史卻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而耿鄙張懿
皆爲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尙書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任
列卿秩中二千石尙書秩六百石耳東都以後尙書職任重於列卿以焉爲益州牧太僕黃琬爲豫
州牧宗正東海劉虞爲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焉魯恭王之
後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虞嘗爲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
用之董扶及太倉令趙睦百官志太倉令秩六百石主受郡國簿書綴屬大司農皆棄官隨
焉入蜀扶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扶爲人褒秋毫之善貶纖
芥之惡安爲人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人竝稱焉 詔發南匈奴兵
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

已於是右部醢落反

建武中右部莫健曰逐王比來降立為醢落尸逐鞬單于右部醢落者蓋其支庶分居右

部因以為醢落之號

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

考異曰帝紀屠各胡反殺并州刺史

張述遂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今從匈奴傳

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為持至尸

逐戾單于

賢曰於扶羅即前趙劉淵之祖也是為亂晉之首

夏四月太尉曹嵩罷

五

月以永樂少府南陽樊陵為太尉六月罷

益州賊馬相趙祗等

起兵縣竹

縣竹縣屬廣漢郡賢曰故城在今益州縣竹縣東

自號黃巾殺刺史卻儉進擊

巴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有眾數萬相自稱天子州從事賈

龍率吏民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劉焉焉徙

治縣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以收人心

為劉焉專制益州張本

郡國七大

水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上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

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

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

欲北巡河間舊宅

帝先爲解渚亭侯有舊宅在河間

芬等謀以兵微劫

殺漢

誅諸

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操曰夫廢立之

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

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勢因秉政之重同眾人之欲故能

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襲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

望必克不以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叩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

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疏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

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

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 秋

七月以射聲校尉馬日磾爲太尉日磾融之族孫也 八月初置

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
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
爲助軍左校尉馮芳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淳
于瓊爲右校尉皆統於蹇碩帝自黃巾之起畱心戎事碩壯健有
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九月司徒許相罷以司空
丁宮爲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宏爲司空 以衛尉條侯董重爲票
騎將軍重永樂太后兄子也 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
豎 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 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
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 平樂觀在西門外起大
壇上建十二重華蓋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
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爲陳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

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

賈曰贊貫也

稱無上將軍行陳三

市而還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

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

左傳曰戎

昭果毅以聽之謂武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

也勳謂劉虞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若其併力誅嬖倖

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不亦快乎與虞紹謀共誅宦

官蹇碩懼出勳爲京兆尹十一月王國聞陳倉詔復拜皇甫嵩

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張純與邳力居

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

屬國遼東屬國也賈曰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

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

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邳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

糧盡眾潰士卒死者什五六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眾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

詔中平六年春二月國眾疲敝解圍去王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眾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以整難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山是與嵩有隙爲後繼帝初平二年卓怖嵩張本韓遂等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閭忠使督統諸部忠恥爲眾所脅感患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由是浸衰 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

詔中

臣正通鑑原文云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今按張舉張純本叛入烏桓中與烏桓大人耶力居共謀耳非鮮卑也故從

陳志公孫瓚傳改作胡中

告以利害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耶力居等

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降虜校尉公孫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微

殺胡使胡知其情閒行詣虞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

兵也

上奏但留瓚將步部騎人屯右北平

瓚以石門之捷自騎都尉拜降虜校尉

三月

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

降由是與瓚有隙

爲後初平四年瓚殺虞張本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白

帝卽位以來日出東方往往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景其

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太尉馬日磾免遣使卽拜幽州牧劉

虞爲太尉封容耶侯

容耶縣屬東海郡

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

說帝遣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奄二州

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 初帝數失皇子何皇后生子辯養於

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賢曰道人謂有道術之人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

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

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丙辰帝崩於嘉德殿年三十四嘉德殿在南宮九龍門內

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碩

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駕馳從僂道歸營僂疾也引兵屯

百郡邸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師謂之百郡邸者百郡總爲一邸也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

即皇帝位年十七改正通鑑原文云年十四今從帝紀改之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

朝赦天下改元爲光熹封皇弟協爲勃海王以後將軍袁隗爲太

傅與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蹇碩圖己陰規誅之

袁紹因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袁安爲司

空司徒子敞爲司空孫湯爲司空司徒太尉湯而紹與從弟虎賁

子逢爲司空

少子陳亦爲三公是累世貴寵也

中郎將術

弟紹術皆逢子也但紹出於術爲異母兄後紹出嗣伯父成故於術爲從昆弟

皆爲豪傑所

歸信而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

人以顒爲北軍中候攸爲黃門侍郎

百官志給事中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

外泰爲尙書攸爽之從孫也少孤七八歲時叔父術醉誤傷攸耳

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讓不欲令術見術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年十

三祖父曇卒曇嘗爲廣陵太守及葬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疑之

謂術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術悟乃推問果殺人工命由

是異之泰眾之曾孫也少有才略知天下將亂陰結交豪傑家富

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進既徵用多士皆與之

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

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

兵故且沈吟今宜其閉上閣

上閣省閣也

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

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責幸勝有力焉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

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

兵票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爲黨助董太后

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輔張怙汝

兄邪

轉張猶憂梁也兄弟進也○轉音舟

吾敕票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聞

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

通州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

校讀曰權西省即謂永樂宮司

故事藩后不得留京

師

實曰蕃后謂平帝母衛姬王莽竊政恐其專權不得留京師故以爲故事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

舉兵圍票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太后憂怖暴崩

考異

日九州春秋曰太后憂繼自今從皇后紀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辛酉葬孝靈皇帝

於文陵何進懲蹇碩之謀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 大水

秋七月徙勃海王協爲陳留王 司徒丁宮罷 袁紹復說何進

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

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事見五十六卷建甯元年今將軍兄弟並

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

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

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

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

士人共對事乎楚詞註曰楚楚鮮明貌詩曰衣裳楚楚進雖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

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

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竝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譚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宏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不聽與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宐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旣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

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為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湜中

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

車使不得行羌胡慙腸狗態

賢曰言羌胡心腸慙惡情態如狗也方言云慙惡也郭璞曰慙慙急性也

○慙

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

賢曰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洪氏隸釋曰漢

靈帝建寧二年魯相史晨祠孔廟奏後云增異輒奏光武二年樊

毅復華下民和口算奏後云增異復上此蓋當時奏文結末之常

語蓋言繼今事有增於此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

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

小相狎彌久戀臣蓄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

邊垂嵩從子鄴說嵩曰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

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

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

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

日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

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

兵詣京師

考異曰進傳曰召卓屯關中上林苑按時卓已駐河東若屯上林則更爲西去非所以脅太后也今從卓傳

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

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樞秉憲獨斷

誅除有罪誠不宐假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畱變生殷鑒不遠

謂資武之

事可爲殷鑒也

宐在速決尙書盧植亦言不宐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

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府掾王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

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

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董卓聞召

卽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

湯止沸莫若去薪

前書枚乘諫吳王曰欲湯之滄一人坎之百潰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滄寒也

雖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與晉陽之中以逐君側之惡

公羊傳曰

晉陽之中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今臣輒鳴鐘鼓

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其從南

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

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

邵宣詔止之卓不愛詔遂前至河南

河南周之王城去雒陽不遠

邵迎勞之因

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

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

賢曰夕陽亭在河南城西

邵嵩之孫也

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

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於是以紹爲司隸校尉假

節專命擊斷

漢司隸校尉本持節至元帝時諸葛豐爲司隸始去節今假紹節重其權也

從事中郎王

允爲河南尹紹使雒陽方路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

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

留進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

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

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宣

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

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

愛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

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雒陽君入白太后

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

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歿

入省

歿者

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耶因使入潛聽俱聞進詔讓

等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閣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

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

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

事見上卷
光和四年

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

千鎰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

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於是尙方監渠穆

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

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尙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其議中黃

門以進頭擲與尙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

在外闢進被害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

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瑱門

衛璠曰青瑱門邊青瑱也

一曰天子門內有闔格再重裏青瑱曰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

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尙書閣

尙書閣即尙書門

因將太后少帝及

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尙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

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乃免袁紹與叔父隗璜詔召

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

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

大將軍還即車騎也

時苗爲車騎將軍

吏士能爲報讎乎皆流涕曰願致

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曼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

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不須

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

自發露者自澤下衣舉其

紹因進

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

宮之正南門曰端門省禁也

庚午張讓段珪等

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

穀門位在平

夜至小

平津

賢曰小平津在今梁縣西北杜佑曰梁縣西北有小平縣故城又北有津曰小平津

六璽不自隨公卿

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

漢官儀諸郡置五部督郵

以監屬縣河南尹置四部督郵中部為掾

貢厲聲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

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

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宮行

數里得民家露車

露車者上無巾蓋四旁無帷裳蓋民家以載物者耳

其乘之至雒舍止

地名在北

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其乘一馬從雒舍南行

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

顯陽苑桓帝延熹二年所造在雒陽西

遠見火起知

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邙

阪下

補註北邙山在河南府城北七十里
道互四百餘里東漢諸陵多在焉

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

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

室至使國家播蕩

東都羣臣請
天子爲國家

何卻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

了曉
解也

乃更與陳留王語問亂禍由起王時年九歲敘述事故自初

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

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因謂王曰吾董卓也從吾抱來王不就卓

抱卓與王併馬而行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爲昭廟失傳國

璽

爲下獻帝初平二
年係堅得璽張本

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爲執金吾騎都尉鮑信

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曰董卓擁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

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

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

四五口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

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

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并其眾卓兵於是大盛乃謁朝廷以久雨

策免司空劉宏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事見五十七卷光和元年會赦得還五

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謫訓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

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

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閒周歷三臺邕舉高第補侍御使又轉治書

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閒周歷三臺遷為侍中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

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卓似可今欲立之為能勝史侯否人有

小智大癡補註小智大癡言小時智大時癡也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

復遺

且爾猶言且如此也卓意欲廢漢自立

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

兆民載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

眾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

欲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

惟董卓引佩刀橫指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縣節

於上東門

懸所假司隸節也上東門位在東門外

逃犇冀州九月癸酉卓

大會百僚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

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

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坐

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

立二十七且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爲之請議郎彭伯亦諫
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
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甲
戌卓復會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
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宏農王立陳畱王協爲帝袁隗
解帝璽綬以奉陳畱王扶宏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顰涕羣臣
含悲莫敢言者時蓋勳爲京兆尹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
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閭可不慎哉
卓又譏太后踰迫永樂宮至令薨死逆婦姑之禮乃遷太后於永
安宮赦天下改昭甯爲永漢丙子卓酖殺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
服會葬素衣而已初太后之新立當謁二祖廟欲齋輒有變故如

此者數竟不克時有識之士心獨怪之至是竟因何氏傾沒漢祚

焉卓又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

尸於苑枳落中

落籬落也枳似棘多刺江南爲橋江北爲枳人以柎籬

詔除公卿以下子

弟爲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 乙酉以太尉劉虞爲大司馬

封襄資侯

襄資縣屬東海郡○資音肥

董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

鉞虎賁更封邢侯

邢縣屬扶風賢曰今岐州縣○邢音眉

丙戌以太中大夫楊彪

爲司空

甲午以豫州牧黃琬爲司徒

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

陳蕃賈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 自六

月雨至於是月 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后 白波賊寇河東

考異

日帝紀五年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按匈奴傳帝崩之後於扶羅乃與白波賊爲寇紀誤今從傳董卓遣其

將牛輔擊之初南單于於扶羅旣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

上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

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十一月以董卓爲相國

漢自蕭何爲相國後不復除拜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十二月戊戌以

司徒黃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爽爲司空初尙書

武威周毖字季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董卓矯桓縣之政擢用天

下名士以收眾望卓從之命毖瓊與尙書鄭泰長史何顒等沙汰

穢惡顯拔幽滯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補註韓融詔之子復

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宛陵縣屬河南尹在宛陵東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

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紀爲五官中郎將

融爲大鴻臚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誓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除服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尙宜表廬旌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謝之得減死論家貧傭爲漆工郭泰見而奇之同郡蔡邕亦深重焉及被州辟乃讓之曰申屠蟠稟氣元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爲燥溼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

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

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犂之間從事襲之爲封傳護送蟠不

可受投傳於地而去 董卓以尙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

兖州刺史陳留孔仙爲豫州刺史

仙音

東平張邈爲陳留太守潁

川張咨爲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將校謂中郎將

詔除光熹昭甯永漢三號復稱中平六年 董卓性殘忍一

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

實無上也待御史掇龍宗詣卓白事不解

龍龍姓也

立過殺之是時

雜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

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

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

死

昨音臨又音源
昨音集又音自

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購求袁紹急周諮伍瓊

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冀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

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

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

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卽拜紹勃海太守

封邳鄉侯

加音亢

又以袁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畏卓出

犇南陽操變易姓名閒行東歸從數騎過其故人呂伯奢伯奢不

在其五子備賓主禮磨刀宰豬操疑其圖已乃夜殺其家八人既

而入其廚下見有縛豬乃悽愴曰甯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過中

牟

中牟縣屬河南尹

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

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俊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畱散家財合

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冀州牧韓

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

部從事謂郡國從事也。遣數人守之。恐紹起兵也。

時張超

爲廣陵太守。請郡人臧洪爲功曹。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救命之秋也。今郡境

尙全。吏民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

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邈謂超曰。

聞弟爲郡委政。臧洪者何如人也。超曰。臧洪海內奇士。邈卽引

洪與語。大奇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伋。東郡太守

橋瑁。

東郡卽今之東昌府。

約同舉事。遂會於酸棗。設壇場以盟。旣而吏相辭

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

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

社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仙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
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
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淇辭氣慷慨涕泣
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然三州二郡之
外當云二未有聞風興起者於是橋瑁璽又詐作京師三公移書
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
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
今興兵爲國何謂袁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
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
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及聞岱等起兵馥乃作書與紹
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孝獻皇帝

諱協諡法聰明睿智曰獻古今註諱協之字曰合葬靖記曰靈帝以帝似已故名曰協帝王紀

日協字伯和 在位三十一年為
魏所篡封山陽公建興十二年卒

延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勃海太守袁

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

時卓挾天子紹等
同牧冀命故橋左

官號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軍糧孔伋

屯潁川劉岱張邈張超橋瑁及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

操俱屯酸棗

酸棗縣屬
陳留郡

後將軍袁術屯魯陽

魯陽縣屬
南陽郡

眾各數萬

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

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遂深自

結納 辛亥赦天下 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酖宏農王辯至

不可飲強飲之不得已乃與妻唐姬及宮人飲譙而別酒行王悲

歌因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歔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爲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

東尙書鄭泰恐其眾多益橫凶強難制曰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

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

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

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

張邈字孟卓賢曰坐不闕堂言不妄視也

孔公

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孔仙字公緒賢曰枯者曉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

竝無

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況王儗不租加孺姑位不定若

恃眾怙力將各慕峙以觀成敗不肖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且山

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

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

驅虎兕以進犬羊

兕似牛一角而青色身重千斤角重百斤

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

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眾自虧威

重也卓乃悅以秦爲將軍使統諸軍討擊山東或說卓曰鄭公業

智略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爲明公懼之卓

乃收還其兵畱拜議郎 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公卿

皆不欲而莫敢言卓表河南尹朱儁爲太僕以爲己副使者召拜

儁辭不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

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

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其所

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爲副卓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

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識

當時律書之外又有石包室識蓋時

人附益爲之如孔子開房記之類

宣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

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

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

殷民咨胥怨

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歷年已久百姓安

樂今無故捐宗廟棄國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

賈曰如糜沸之沸也

詩云如沸如羹

石包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阜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

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

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

言不敢違險難

也

彪曰天下勦之甚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

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

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

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

謂秦漢都關中因山河形勢以制天

下卓意小解琬退又爲收議曰昔周公營洛邑以甯姬光武上東都
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
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盧冒刃
而前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二
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爲太尉太僕王允
爲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
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
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瓊毖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卓亦悔
殺瓊毖乃復表彪琬爲光祿大夫卓徵京兆尹蓋勳爲議郎時
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二萬屯扶風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
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
槐里馮翊出治高陵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亦徵嵩爲城門校尉

高長史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
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眾迎接至尊奉
令討逆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
就徵勦以眾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時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卓
唯勦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
尉誰可爲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
以雄權乃以爲越騎校尉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
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
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蓋勦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
諫賢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傅說復於王
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余謂蓋勦忠直之士時卓方謀
僭逆不應以武丁之事爲言據國語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
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毋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恭恪於朝

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誦道我及其沒也
謂之報聖武公勳蓋以衛武公之事責卓也史書傳寫誤以公爲
叮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之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壓
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則贈嵩既就徵有司承旨奏
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雒陽歸投於
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
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其坐使免嵩囚復拜議郎遷御史中丞
卓遣軍至陽城值民會於社下此二日事也陽城縣屬潁川郡悉就斬之駕其
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轆歌呼還雒云攻賊大獲卓焚燒其頭
以婦女與甲兵爲婢妾望甫規後妻善屬文能草書常爲規答書
記眾人怪其工及規卒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卓欲納之妻乃輕服
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以白刃劫之妻知不免乃立罵卓

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
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非其趨走更乎敢欲行非禮於君夫人邪
卓乃殺之 丁亥車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
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
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畱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
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
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
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初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笙
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至是卓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
宮掖發掘園陵天下被胡之害則帝之所好實爲之兆 三月乙
巳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將入宮日大

雨盡晦翟雉飛入長安宮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

外相繡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

意承卓卓亦雅信焉董卓以袁紹之故戊午殺太傅袁隗太僕

責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餘人尺口謂嬰孩也初荊州刺史王叡叡

之曰叡晉太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零桂零陵桂陽也以堅武官

言頗輕之及州郡舉兵討董卓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

朝廷可無此難遂與叔同起兵叡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

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

以狀上堅承檄即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堅

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求資直耳資直者衣資之直也叡曰刺史

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

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叔曰

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叔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陶宏景曰生金有毒不鍊服之殺人

堅前至南陽眾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可給軍糧堅以牛酒

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

不治軍旅不具請收主簿推問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

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衆軍法

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

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

考異曰范書術傳云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

魏志術傳孫堅殺張咨術得據南陽

魏武帝紀此年二月已云術屯南陽蓋術初奔魯陽此春孫堅取南陽術乃據之猶以魯陽爲

治所

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

詔以北軍中候劉表爲荆

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表單馬入宛城

賢曰宛城縣屬南郡本鄧憲帝三年

改名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後日宗

各擁眾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

焉出蒯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

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術

騎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眾來

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

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

郡國志荊州部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長沙武陵七郡漢官儀以章陵足為八郡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術

字公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闕犯之謀也子柔蒯良字異

度蒯越字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

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

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

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

讖詐偽之道雖今儻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以而爲貴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

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眾遂徙治襄陽

荆州刺史本治武陵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荆部在江南者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四郡也爲

劉表專制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疆莫敢先進曹操

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

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

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

西將據成皋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 班志汴水在滎陽西

南 遇卓將元菟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

洪以馬與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

去衛茲亦力戰而沒衛茲者陳留孝廉也茲弱冠時與同郡閻文
生同解盛德郭泰與二人俱到市茲買物隨價健直文生訛呵減
價乃取泰日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
文生以穢貨見捐茲以烈節致譽茲不爲詭激之行不徇流俗之
名明慮淵深規略宏遠嘗謂操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故于
操起兵時傾家財以相助操乃始得舉事及戰沒操甚痛惜之榮
見操所將兵少而能力戰盡曰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乃
得還酸棗時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資讓之
因爲謀曰諸軍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勃海謂酸棗郡也
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
之軍軍丹析入武關此謂袁術也丹水及析縣皆屬宏農郡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

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

魏操之計但欲形格勢禁

詩其變起於下耳非主於戰也

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

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

還屯河內

從袁紹也

頃之酸棗諸軍食盡眾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

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董卓務及諸將

西行

務進兵與酸棗諸將相及也

不為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

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犇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性好

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

悉為耶墟頃之和病卒袁紹使廣陵臧洪領青州以撫之

夏四

月以幽州牧劉虞為太傅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先是幽部應

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時處處斷

絕委輸不至而感敝衣糲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

谷胡市之利通滌陽鹽鐵之饒

上谷舊有關市與胡人貿易滌陽舊有鹽官鐵官

民悅年

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溫卹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 五月司空荀爽薨爽幼而好學

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沈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爽自延熹九年對策之後卽棄官去後遭黨錮隱于海上又南遷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遂稱碩儒黨禁解五府並辟舉有道不就董卓輔政復辟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及爲司空見董卓忍暴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材略之士將其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會病卒不遂其志

獻帝初平元年

范曄曰荀爽卿元中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竝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元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取舍余竊商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宏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迹以匡時荀公之急急自厲其濡迹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焉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及後潛圖董卓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

六月辛丑以光祿大夫种拂爲司空拂邵之父也董卓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解脣袁紹等胡母班吳脩王瓌至河內袁紹使王匡悉收擊殺之

考異曰謝承後漢書傳曰班王匡之妹夫班與匡書云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

郭舉曰張卓趙以衝奉王命不敢市辱而足下獨因僕於獄欲以
勢數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按范書此年六月遣韓融等安集關
東袁術王匡各執而殺之三年八月趙馬日儼及趙岐慰撫天下
袁術遣馬趙亦在三年八月時董卓已死而此書云與馬趙俱受
詔又云志卓還怒自相
乖逆疑非班書今不取袁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董卓
壞五銖錢賈曰光武中興除王莽貨錢更用五銖錢孔穎達曰五銖者其重五銖凡十黍爲一參十參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錢邊更鑄小錢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鐘虞飛廉銅馬之
作五銖字銅人秦始皇所鑄也賈曰鐘虞以銅爲之前書晉義曰廟以鑄之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鐘數之助以鐘爲飾也武
帝遣飛廉龍首義曰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
文明帝永平五年迎取長安飛廉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
馬則東門京所作置于金馬門外者也余據馬按亦進銅馬由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
冬孫堅治兵於魯陽進軍討董卓屯於梁縣之陽人遣長史仇稱
將兵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
遣步騎數萬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敕部曲整頓行

陳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

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王

匡屯河陽津

即孟津

董卓襲擊大破之

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

下廟號稱宗者皆宜省去以遵先典從之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和帝以下無德可宗故去

之

中郎將徐榮薦同郡故冀州刺史公孫度於董卓卓以為遼

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

伐高句驪西擊烏桓語所親吏桺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

卿圖王耳於是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

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

地藉田

杜佑曰藉借也謂借人力以理之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春秋傳曰郊而後耕遂藉人力以成歲功故謂之帝藉臣瓚

曰親耕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藉謂藉也師古曰瓚說是說文帝藉千畝乘駕路設旄頭羽騎

羽林
騎也
時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二小石爲足度以爲已瑞遂啓
不軌之心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九
元平元年

漢紀五十九

年

思補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二

起初平二年
盡初平四年

孝獻皇帝乙

辛初平二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迫

於董卓遠隔關塞

關塞謂函谷關桃林塞也

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

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

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

昌邑謂昌邑王賀也

而一

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幽州在北長安韓馥在西故操云然

袁紹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
故事奉大司馬虞爲帝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

託公義以拒之紹復與術書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

謂帝非靈

帝子也

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

死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
面乎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
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上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又曰室家
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讐況非君
命乎懷懷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
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
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

反造逆謀以相垢汙耶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尙書事承制封拜
復不聽欲縛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
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紹嘗得一
玉印於廣坐戲舉以向肘操大笑曰吾在爾胡然紹又使人說操
曰今袁公勢盛兵強二子已長天下羣雄孰踰於此操不應由是
有誅紹之意 二月丁丑以董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孫堅
移屯梁東爲卓將徐榮所敗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
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閒道得免茂
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閒燒柱而逸卓騎望見圍繞數重覺是柱乃
去堅復收兵還屯陽人賢曰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卓遣東郡太
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爲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

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爲除
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

陽人去營百餘里

盡地計校

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
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蹢躅
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
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
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耶

乃汝

復進軍大谷距雒九

十里

賢曰大谷口在古嵩陽西北入十五里北出對雒陽故城卓
張衡東京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

卓

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卻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
擊呂布復破走之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堅時軍於城南見甄
官井上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井得傳國璽其文曰受命

於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堅遂藏之分兵出

新安澠池間以要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兵敗數矣皆畏孤無

能爲也唯孫堅小兒

說文曰慈惠也補註思意悻直無忌諱曰慈

頗能用人當語諸將

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

爲愼作後駐溫不聽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孤知其不克而不得

止遂行畱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爲聲勢叛羌欲

截歸道孤小擊輒開長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

但靖也而孫堅隨周愼行謂愼求先將萬兵造金城使愼以二萬

作後駐邊韓畏愼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

曹用其言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愼又不能用堅卒用敗

走堅以佐軍司馬所見略與人同固自爲可但無故從諸袁兒終

亦死耳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涇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中郎將
牛輔屯安邑其餘諸將布在諸縣以禦山東輔卓之壻也卓引還
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夏四月董卓至長安公卿皆
迎拜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皇甫嵩字義真
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
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
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
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卓使司隸校尉劉翊籍吏民有爲子
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更
相誣引冤死者以千數百姓驚驚道路以目韋昭曰不敢發言以目相盼而已
六月丙戌地震董卓以問蔡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

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樂金華青蓋爪畫兩轎遠近
以爲非方卓於是改棄阜蓋車 秋七月司空种拂免以光祿大
夫濟南淳于嘉爲司空太尉趙謙罷以太常馬日磾爲太尉 初
何進遣雲中張楊還并州募兵會進敗楊畱上黨有眾數千人袁
紹在河內楊往歸之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濁漳水出上黨長
子而東過鄴鄴則
韓馥所居也補註漳水在潞州城西南二十里卽濁漳也源出
長子縣西發鴻山東北流至州境經襄垣黎城與清漳水合 韓
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眾離散會馥
將趙義叛馥與戰而敗紹因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
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強吾士饑乏
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
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遜讓紹然之卽以

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會

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

續漢志酸棗縣北有延津

使外甥陳爾高幹及馥所親

潁川辛評荀諲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

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

自河內至延津爲東向

其意未可

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諲曰君自料寬仁容

眾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

吐決謂吐奇決策也

智勇

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

袁氏馥曰不如也諲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

其上彼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

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

計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

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恒怯因然其計馥長史

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

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

鼻息氣一出入之頃也鼻氣虛之則溫吸之則寒故云然醫書云肅為脈氣為息脈

息之名自是而分呼吸者氣之榮衛動應者血之波瀾其經以身寸度之計十六丈二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間以大息則六動一動一寸故一息脈行六寸十息六尺百息六丈二百息十二丈七十息四丈二尺計二百七十息漏水下二刻盡十六丈二尺營周一身百刻之中得五十營故曰脈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也息者以呼吸定之一日計一萬三千五百息呼吸進退既遲於脈故一日一夜方行盡十六丈二尺經絡而氣周於一身大會於風府脈屬陰陰行速猶太陰一月一周天息屬陽陽行遲猶太陽一歲一周天如是則應天常度 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

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

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

張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

據水經清水出河內修武縣逕獲嘉汲縣

而入於河不至朝歌惟淇水則運朝歌耳蓋俗亦呼淇水爲清水據九州春秋紹時在朝歌清水口浮等自孟津東下則兩軍皆舟行大河而向鄴也清水口卽淇口南岸卽延津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亦無官屬紹以馥將廣平沮授爲奮武將軍廣平縣屬鉅鹿郡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因問計焉授乃對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

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眾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
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眾北首則
公孫必喪震懼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
雄之才擁百萬之眾迎大駕于西京復宗廟于維維邑號令天下以
討未服誰能敵之紹喜曰此吾心也魏郡審配鉅鹿田豐竝以正
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荀
議皆爲謀主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爲韓馥所不禮且
欲徵迎紹意擅發兵圍守馥第拔刀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
槌折兩腳紹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
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爲見圖無何起至溷以
書刀自殺溷音混也廁也時雖已有紙幣多用刀鮑信謂曹操曰袁

軍書故有書刀○溷音混通音青

鮑信謂曹操曰袁

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

制祇以構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於毒白

繞眭固等十餘萬眾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

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東武陽縣屬東郡應邵曰

縣在武水之陽水經註曰武水卽源水賈曰故城在今魏州莘縣南備誌東武陽卽東昌府之朝城縣

南單于劫

張楊以叛袁紹屯於黎陽董卓以陽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 元

月蚩尤旗見於角亢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董卓使人誣

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冬十月壬戌笞殺溫於市以應之越騎校

尉伍孚忿卓凶毒欲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刺之不中卓

急呼左右執之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汝于都市以謝天下

錄音責

青州黃巾寇勃海眾三十萬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

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

東光縣屬渤海
賈曰今滄州縣

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

輜重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

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 劉虞子和

爲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僞逃董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

考

曰范書劉虞傳虞使田瓚使長安時和爲侍中因遣從武關出按
魏志公孫瓚傳但云天子恩歸不云因瓚至也若爾當令和與時
俱還不應出武關又時未還劉虞已死虞死和至南陽袁術利虞
在初平四年冬界橋戰在三年春范書誤也和

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

和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

弟越將千騎詣術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之隙愈深和

逃術來北復爲袁紹所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

紹袁術亦自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會稽周昂爲豫州

刺史襲奪堅陽城

陽城縣屬潁川郡堅領豫州刺史屯陽城

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

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

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

紹遂出軍屯磐河

水經大河故道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分派東入般縣為般河賢曰般即爾雅九河鉤磐河

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魏儀地形志安德郡般縣有故般河

上書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

州諸城多叛紹從瓚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

之至郡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為

冀州刺史田楷為青州刺史單經為兗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

令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

蜀書云備中山靖王勝子陸域亭侯貞之後然自祖父以

上世系不可考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

丈餘童童如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備少時

與諸小兒戲樹下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曰汝勿妄
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公孫瓚俱事故九
江太守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備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
家何能常爾元起曰吾宗有此兒非常人也瓚亦深與備相友瓚
年長於備備以兄事之備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及長
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剋順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善下人喜
怒不形於色好結交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見
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
舉義兵備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有功除安喜尉會督郵到
縣備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之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柳柳音
去登繫去登繫棄官亡命頃之大將軍何進遣人詣丹陽募兵備與俱行

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復去官後爲高唐令爲賊所破
因往奔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
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
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
險常山趙雲爲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從袁
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
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弘明將軍也備見而奇之深
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備在平原外禦寇難內豐
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閒擇眾多歸焉獨
縣民劉平者布衣俠也素輕備恥爲之下謂其家客曰我故知劉
元德爲人易與耳我數侮之今爲吾令吾不忍見其面也令客刺

之客乃被褐帶劍謁平原治謂其門者曰客從東方來與使君計
事備延上座客論天下形勢甚當備豁達大度無復疑意益促
鄰近客客感悅遂更意不忍刺旣而備覺客神色動疑其非常人
客亦覺起如廁備謂左右曰吾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言肆奸
形外漏邪心內藏必袁氏刺客也須臾客復入曰臣非與君計事
者也臣受主人命來刺君臣視君之論皆天下之大計又待人不
疑終能濟天下臣不忍以主人私忿而傷君大計遂拔劍向頸備
抱而謂曰壯士何姓名主人得不爲袁公路邪客曰受命無功恥
遺姓名爲天下笑吾本欲諱主名然吾不敢以此累袁公因以平
告語畢自刎備歎曰壯士命瘞之遂解平原縣印縣於治門欲去
以謝平平曰我亂民也計不成而逐其令其誰與我亦自刎初

袁術之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

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接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

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紹司

之孽子故術云然補註後漢書云紹五官中郎將成之子術司空

逢之子魏志不言紹父爲誰唯魏書言紹逢之庶子術之異母弟

也出後成爲子今術言云云則其孽子無疑但云異母弟則與漢書魏志殊謬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

氏子紹聞大怒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

閒鄧縣屬南陽郡樊城周仲山甫之邑在漢水北杜佑曰樊城今

襄州安養縣劉昫曰鄧城縣漢之鄧縣古樊城也宋改安養縣

天寶元年改爲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爲鄧城縣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

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賊祖敗走竄峴山中峴山去襄陽十里

堅乘勝夜追祖祖部曲兵從竹木閒暗射堅殺之

補註時年三十七堅所

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堅兄子賁率其士眾

就袁術術復表貢爲豫州刺史術由是不能勝表 初董卓入關

留朱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懼爲卓所襲出奔荊州

卓以宏農楊懿爲河南尹儁復引兵還雒擊懿走之儁以河南殘

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儁

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謙丹陽人

丹陽郡今丹陽縣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謙爲刺史謙至擊黃巾大破

走之州境晏然謙少孤始以不羈聞于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

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

見其容貌異而呼之往車與語甚悅許妻以女夫人聞之怒曰聞

陶家兒遊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已而

好學剛直有大節遂舉孝廉爲世所重 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

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爲五斗米道

陵卽今所謂天師者也後魏寇謙之祖其道

客居於蜀魯母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焉乃以魯爲督義

司馬以張脩爲別部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

閣

斜谷在漢中西北今興元府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郡國

志曰褒城縣北有褒谷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爲一谷兩山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曹操謂斜谷道爲五百里石

穴者此也余據班志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南至南鄭入海則褒斜雖同爲一谷而衙嶺乃其分水處也殺

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聚強王

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隄爲太守任岐及校尉賈龍由此起

兵攻焉焉擊殺岐龍焉意漸盛作乘輿車具千餘乘劉表上焉有

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

禮記檀弓曾子貢子夏曰吾與子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歸老於西河之

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而罪一也表蓋言焉在蜀僭擬使蜀人疑爲天子也

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

誕爲治書御史

胡廣曰宣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起此

璋爲奉車都尉

皆從帝在長安唯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帝使璋曉喻焉焉留璋不遣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甯

邴原王烈皆往依焉三人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

候者伺甯其至也

甯既見度乃廕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甯獨居北示無還志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甯所居屯落會井而汲或男女雜錯或爭汲鬪鬪甯患之乃多買水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甯所爲乃各相責不復爭訟鄰有牛暴甯田者甯爲牽牛著涼處自爲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于海表甯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

其德邴原之度遼與同郡劉政同行政勇略有雄氣度畏惡欲殺之收捕其家政獨得脫度下令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而遣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己害也今政已去君之害除矣度曰然原又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拘政之家得毋重怨乎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得歸故郡遼東多虎原之所居獨無其患嘗出行而得遺錢原拾以繫樹歷數日繫錢既不見取而以錢繫樹者甚多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爲俗人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在遼一年歸之者數百家原性剛直露清議以格物也格正度以卽心不安之甯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乾初九潛龍勿用孔子曰君子以成德爲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

度聞之亦不復追因自解曰邢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鷄之網所能羅矣王烈在遼東躬秉農器編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兒通鑑於此條之內頗載管仲邢原王烈素行四五事殊爲未備今皆刪而去之止載適遼東事至於三人平昔之言行悉錄集于三人之卒下詳儻而不雜也其

王初平三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輔分

遣校尉北地李淮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儁於中牟因略陳潁川諸縣所過殺虜無遺潁川荀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言其地不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去依韓馥四面受敵會袁紹已奪魏位待彧以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彧

操有雄略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其鄉人留者多爲催汜等所殺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

界橋南二十里

水經大河右瀆東北逕鉅鹿郡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橋亭北又東北逕信都郡武彊縣故城

東此蓋於河濱上作橋註又云清河宋北逕界橋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橋橋賢曰今貝州宗城縣側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渚水界橋當在此水上杜佑曰界橋在貝州宗城縣東瓚步兵二萬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左

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趙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關兵皆驍銳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創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

瓚營拔其身門

牙門旗竿軍之旌也

餘眾皆走時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

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爲設備惟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

自隨瓚都遊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

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關死而入

牆開求活乎乃發強弩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

義來迎乃散去初兗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

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於磐河語岱令遣紹

妻子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

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

或正立于興平元年始改名昱而通鑑於此即書昱

故改從本傳

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

救溺子之說也

言勢不能相及也越人習水故以爲能救溺

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

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
立東郡之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須髯黃巾賊起縣丞王度反
應之縣令踰城走吏民皆東奔渠邱山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
西五六里止屯立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
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
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可破也吏民
不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立謂愚民不可與計事乃密遣數騎
舉幡於東山上大呼賊已至便下山趨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
令遂共守城東阿由此得全 曹操軍頓邱頓邱縣屬東郡于毒等攻東
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等時略地郡屯于西山諸將皆請救武陽
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

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眭固及匈奴於扶維

於內黃內黃縣屬魏郡陸皆大破之董卓以其弟曼為左將軍

兄子璜為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竝列朝廷卓待妾懷抱

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車服僭擬天子招呼三臺三臺尚書臺御史臺符節臺也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謂者為外臺是謂三臺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啟事又

築塢於鄆鄆去長安二百六十里高厚皆七丈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

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者

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尚

書楊瓚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膂背骨也卓自以遇

人無禮行止常以布自衛甚愛信之誓為父子然卓性剛褊布嘗

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手戟小戟便於戰刺者布拳捷勇力為拳避之而

資治通鑑補本卷之五十一漢紀五十一

四

改容願謝卓蘇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於傅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夏

四月丁巳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

魏秘書監秦靜曰漢

氏承秦改大冕之制朝服俱元冠絳衣而已

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而

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

使尙書僕射自書詔者懼

其說也

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

考異曰袁紀作李順今從范書

與勇士秦誼陳衛等

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喪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

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布卽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弟旻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爲其羣下所斫射死暴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爲大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邱山兎是有道士書布爲呂字負而行歌於市曰布乎布乎人以告卓而卓不悟時京師又有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至是始驗以王允錄尙書事呂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封溫侯溫縣屬河內郡周其大夫蘇忿生之邑其乘朝政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高陽縣屬涿郡又陳留郡

縣有高陽亭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

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其爲逆哉卽收付廷

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

嚮卓也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

初邕徙朔方上書乞續漢書諸志蓋其所學所志者在此

士大

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曰碑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

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

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

班固集云史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

陷刑故微文制議貶損當世

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

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碑退而告人曰王公

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

遂死獄中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勳不可仕王莽攜家逃

入深山與鮑宣卓茂同抗高節父棲亦有清白行諡曰貞定公邕
性篤孝母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帶不廢寐者十
旬母卒廬於墓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旁又木生連理遠近
奇之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
章數術天文音律初邕之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吳人有燒柎以爨
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
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又嘗告吳人曰吾嘗經會稽高遷亭見
屋椽竹東閒第十六可以爲笛取而用之奇聲獨絕初邕之在陳
畱也其鄰人以酒食召邕比往而客有彈琴者邕于門外潛聽之
曰憐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以告主人自追而問其
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

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及其爲董卓所逼致卓雖厚相遇待而邕每視若探湯謂其從弟谷曰董卓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苦道遠難達且逃避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恆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死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元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雷皆畫像而頌焉孔融素與邕善及邕死融深痛而思之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初黃門侍郎荀攸與尙書鄭泰議郎何顒侍中种輯等謀曰董卓驕忍無親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可直刺殺也事坐就而覺收攸顒攸繫獄泰逃奔袁術顒憂懼自殺而攸言語飲

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
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
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卒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
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
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
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綱紀卽謂州別駕及治中諸從事也明府尋往牧之資之
以收天下此綏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
兗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甯生民鮑信等亦
以爲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兵擊
黃巾於壽張東兗與鮑信出行戰地步軍猶在後未到而賊卒至
遂與接戰操幾危信殊死戰以救之操僅得潰圍出而信遂沒於

獻帝初平三年

陳信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及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操初起事信即委心每爲籌畫多中機宜操深倚賴焉及戰死購其尸不得乃刻木爲像哭而祭焉賊眾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閒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詔以京兆金尚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尙犇袁術爲後建安二年尙不屈於術張本五月考異曰范曄記丁未大赦按是年正月丁丑大赦及李傕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再赦然則五月必無赦也以征西將軍皇甫嵩爲車騎將軍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

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以是郡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
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
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
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
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眾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
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
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
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尙從坐今旣不赦
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呂布使李肅至
陝以詔命誅牛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宏農布誅殺之輔恇怯
失守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爲左右所殺李惟等還

惟等自陳
留潁川還

也輔已死催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救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

不許催等益懼不知所爲欲各解散開行歸鄉里討虜校尉武威

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

攻長安爲董公報讐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

催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楊整

修皆涼州大人

賢曰大人謂大家豪右

召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

關東鼠子

解註時董越屯霸池牛輔屯安邑皆在關東之東故曰關東鼠子

欲何爲耶卿往呼之

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催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

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

有叟兵內反

賢曰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爲叟

六月戊午引催眾入城放兵虜掠

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

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太常种拂曰爲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催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雋音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願吏民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催而北頭門號宣平門催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讐非敢爲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催等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己未赦天下以李催爲揚武將軍郭汜爲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爲中郎將催等收司隸校尉黃琬殺之初

王允以同郡朱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催等欲殺允恐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其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催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詔曰宋翼盛儒不足議大計催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收而葬之戩京兆人性質正多謀初平初爲尙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彊厲卓怒欲殺之眾人皆爲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之至是旣葬允尸遂客于荊州劉表厚禮焉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

得免於難

臣光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催等以賈詡爲左馬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爲尙書僕射詡曰尙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乃以爲尙書催等葬董卓于郿并收董氏尸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之日大風雨震震卓墓流水入臧漂其棺木已復收葬又復震裂如此三四終不得葬而止初宏農王旣酖死其妻唐姬歸鄉里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許及催破長安遣兵鈔關東略得姬催欲妻之姬固不聽而終不自名賈詡知之以狀白帝帝聞而感愴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

爲宏農王妃

呂布自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有功

於袁氏

謂殺董卓爲袁氏報仇也

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於河

內李傕等購求布急布又逃歸袁紹 丙子以前將軍趙謙爲司

徒 秋七月庚子以太尉馬日磾爲太傅錄尙書事 八月以車

騎將軍皇甫嵩爲太尉 詔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杖節鎮撫關

東 九月以李傕爲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爲後將軍

樊稠爲右將軍張濟爲驃騎將軍皆封侯傕汜稠筦朝政濟出屯

宏農 司徒趙謙罷 甲申以司空淳于嘉爲司徒光祿大夫楊

彪爲司空錄尙書事 初董卓入關說韓遂馬騰與其圖山東遂

騰率眾詣長安會卓死李傕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爲

征西將軍遣屯郿 冬十月荊州刺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爲鎮

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

成武侯前漢屬山陽郡後漢屬濟陰郡

十二月太尉皇

甫高免以光祿大夫周忠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曹操追黃巾至

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

州兵

所降者青州黃巾也故號青州兵

操辟陳留毛玠爲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

今天下分崩癸與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

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

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何以

守位

曰仁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

操之所以艾羣雄者在迎天子都許屯田

積穀而已二事乃玠發其謀也

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

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初定陶董昭爲袁紹參軍紹

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中冠蓋以瓚兵彊皆欲應

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以弭變之術昭曰一人之微不能消眾

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
未可豫擬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
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閒謀云某日當攻鉅鹿賊故孫孝廉伉等
爲內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皆卽斬之一
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殊稱善紹後受譏將
罪昭昭欲自歸於操至河內爲張楊所留及是說楊曰袁曹雖爲
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程氏用意曰故
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分契楊於
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爲操作書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
殷勤催汜見操使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
誠實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催汜曰方今英雄竝起各矯命

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惟

汜乃厚加報答

當是時董卓在河內鍾繇在長安操不能使也而各為操道地蓋隨其雄略先為效用以自結也

繇皓之會孫也

鍾繇見五十三卷

徐州刺史陶謙與諸守相共

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會

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

為太僕

公孫瓚復遣兵擊袁紹至龍溪

龍溪地名紹擊破之瓚在平原界

遂還幽州不敢復出

故北中郎將盧植卒臨困救其子儉葬於

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

揚州刺史汝南陳溫卒袁紹使

袁遺領揚州袁術擊破之遺走至沛為兵所殺術以下邳陳瑀為

揚州刺史遺字伯業紹之從兄也張超嘗薦遺于太尉朱儁稱遺

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

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傳曹操亦曰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

西漢初平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丁卯赦天下

考異曰袁紀五月丁

卯赦今從范書

袁術爲劉表所逼引兵屯封邱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

羅皆附之時曹操軍鄆城引兵擊破其軍遂圍封邱術走襄邑又

走甯陵

封邱襄邑二縣屬陳留郡甯陵縣屬梁國宋白曰封邱古封國之地左傳所謂封父之繁弱是也漢爲封邱縣甯陵

縣古甯城漢高祖改爲甯陵縣操追擊連破之術走九江揚州刺史陳瑀拒術不

納術退保陰陵集兵於淮北復進向壽春

陰陵壽春二縣皆屬九江郡壽春揚州刺史治

所瑀懼走歸下邳術遂領其州兼稱徐州伯李傕欲結術爲援以

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

陽翟縣屬潁川郡

假節

袁紹與公孫瓚所置青

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

紹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關東紹出迎于百里外拜奉帝命岐駐紹營移書告瓚瓚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

如之遂與紹和親各引兵去

三月袁紹在薄落津

續漢志安平國經縣西有

薄水津名薄落津鉅鹿郡饒陽縣有薄落亭水經注薄水逕鉅鹿縣故城西水有故津謂之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

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太守

補註

鄴城卽今之彰德府又曰相州

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

容貌不變自若也有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獨將部眾踰西城

入閉守州門不納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

衛送到斥邱紹還還屯斥邱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

斥邱縣鉅鹿郡賢曰故

城在今相州鹿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廣故云斥邱

夏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曹操

還軍定陶 徐州治中東海王朗及別駕琅邪趙昱說刺史陶謙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左傳晉大夫孤偃之言

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貢

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詔拜謙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深陽侯

深陽

縣屬丹陽郡

以昱為廣陵太守朗為會稽太守是時徐方百姓殷盛

古語

多謂州為方故方州八伯謂之方伯書曰惟此陶唐有此冀方詩曰徐方不庭是也穀實差豐流民多歸之

而謙信用譏邪疏遠忠直刑政不治由是徐州漸亂許劭避地廣

陵謙禮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

謙字待恭祖

吾雖厚其勢必薄遂去之後謙與捕諸武士人乃服其先識 六

月扶風大雨雹其大如斗從來雹害此最為大 華山崩裂 太

尉周忠免以太僕朱儁為太尉錄尚書事 下邳闕宣聚眾數千

人自稱天子陶謙擊殺之

考異曰范書謙傳作闕宣今從魏志武紀及謙傳魏武紀又曰謙與宣共舉兵

取泰山華費瑛任職謙傳亦云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并其眾按
謙嘗有徐州託義勸王何藉宣數千之眾而與之合從蓋謙別將
與直共襄曹嵩故曹操以此為謙罪而伐之耳 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民居 秋七

月辛丑天狗西北行

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

袁紹出軍入朝歌鹿腸山

朝歌

縣屬河內郡賈曰朝歌古城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歌有鹿腸山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

其眾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
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
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居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
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呂布共擊燕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
多紹軍亦疲遂俱退布所騎良馬曰赤兔能馳城飛堦與其健將
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時人為之語曰人
中呂布馬中赤兔然其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因求還雒陽紹承

制以布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圖之布使人鼓箏於帳中
說文箏樂也鼓絃竹身十三絃蒙恬所造一說秦人薄義父子爭
瑟而分之因以爲名案箏制與瑟同瑟二十五絃而箏十三絃故
云然風俗通箏素簧五弦筑身箏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準
六合絃柱十二擬十二月乃仁智之器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
不知誰改也釋名
箏施弦高箏箏然密亡去送者夜起斫布帳被皆壞明旦紹聞布
尙在懼閉城自守布引軍復歸張楊 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

其子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

陰平縣屬東海郡賈曰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掩襲嵩於華費開殺之

前漢志華費二縣皆屬泰山郡續漢志泰山有費縣無華縣蓋併
省也水經時水南過華縣東又南過費縣東入沂賢曰費縣故城

在費縣東北并少子德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軍

敗走保郟郟縣屬東海郡徐州刺史治所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

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爲不流操攻郟不能

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邛

三縣皆屬下邳國杜佑曰泗州下邳縣北有漢武原故城又北有郿縣故城睢

陵故城在下邳東南夏邛縣封禹爲夏伯邑於此漢爲夏邛縣

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冬十月辛丑京師地震

有星孛於天市

司空楊彪免丙午

以太常趙溫爲司空錄尚書事

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

與袁紹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

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

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

依違言甲奏上則依甲而違乙乙奏上則依乙

而違甲無決然之是非也

瓚乃築小城於鮑城東南以居之

鮑縣屬廣陽國虞幽州牧所治也

數請會瓚瓚稱病不應虞恐其終爲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

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

又愛民廬舍敕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

瓚字

伯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眾大

潰虞與官屬北奔居庸

居庸縣屬上谷郡胡嶠曰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宋祁曰唐舊州懷戎縣東南五十

里有居庸塞東連盧龍關石西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險

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

薊猶使領州文書留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

將軍封易侯

易縣前漢屬涿郡後漢省

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

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

瓚極口然後同死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

之虞以恩厚得眾心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

流者他州人流入幽州者也舊者舊

著精龜州者也

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眾咸曰右北平田疇

年二十二年雖少然好讀書善擊劍奇才也虞乃備禮請以為掾

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眾所指

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之勇壯者二十騎與俱往虞自出祖之疇密說虞曰今帝主幼弱奸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領之時既取道遂上西關出塞傍北山

西關即居庸關北山即陰山

直趣朔方循開

道至長安致命詔拜疇爲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

章表當依下表文作章載

哭泣而去公孫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

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

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

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

皆將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

無終縣屬

右北平郡春秋無終子之國時蓋其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

縣人宋白曰無終唐爲薊州玉田縣徐無縣屬右北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

平郡有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閒至

五千餘家時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今眾成

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

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隨輕

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與學校講

授之業班行于眾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

桓鮮卑各遣使致饋疇悉撫納令不爲寇 十二月辛丑地震

司空趙溫免乙巳以衛尉張喜爲司空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終